



## ◆品茗谈文

## 天龙大界山霞美

## ——读萧克寒先生长篇小说《山霞》

袁胜利

多年前,我就在各种报刊上看到过萧克寒先生的优秀散文。他的散文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,十分接地气。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,但是知道他博古通今,才华横溢,对他除了敬佩还是敬佩。等到我和他见面时,他已是新邵县作协主席了。他不但散文写得好,而且小说也写得非常好!他在鼓励大家精心创作的同时,自己更是带头勤奋写作,先后在《湘江文艺》和《湖南文学》上发表了散文《毛板船的背影》《红丘陵神曲》和小说《谁在呼喊》《只有石头知道》等作品。前不久,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山霞》。

在大多数农村人的观念中,读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。《山霞》中主人公谭宝山和孙志侯已经到市里读了大学,即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农门,但是他们却放弃了城里工作的诱惑,偏偏回到山区,回到家乡创业,令很多乡亲们不解。别人读书是为了留在城市生活,他们却决心立足山区,扎根乡村,干一番自己的事业,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!

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吴彩霞,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女大学生。她也留恋家乡天龙大界,想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,想在天龙大界搞旅游开发,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。但是,她不小心陷入了别人精心设计的情感

陷阱,最终她挺了过来。他们都是天龙大界的优秀儿女,为了天龙大界的旅游开发,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,做了自己该做的事!乡村振兴,振兴乡村,太需要像他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,有远见有魄力,有能力有闯劲的年轻大学生了!作家写此书的目的,就是赞扬那些为乡村振兴而贡献自己一切的大学生。

萧克寒先生擅于刻画人物,人物取名也生动有趣。小说每一章的结尾都留下悬念,读者看了这章,就有想看下一章的欲望。萧先生对梅山文化的研究颇深,小说中有大量文笔描写了湘中梅山地区特有的饮食习惯。这些,都让读者感到真实和亲切。

创作来源于生活。我想小说《山霞》中的谭宝山,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。据我了解,有位邵阳学院毕业的姓彭的才子,他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,回到家乡湘中天龙山搞黑山羊养殖。萧先生与这位姓彭的才子是很熟的。我想萧先生小说中的谭宝山,或多或少有彭姓才子的影子。

从主人公谭宝山和吴彩霞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,合在一起就成了小说的题目《山霞》,这很有意思。小说中多次写到了天龙大界上杜鹃花的美丽,其实《山霞》就是一朵美丽的杜鹃花,绽放在文艺的百花园中!

(袁胜利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## ◆煮酒论史

## 胡曾是否进士及第

易立军

胡曾“天分高爽,意度不凡”,可称邵阳历史上第一位文化名人。《全唐诗》收入其诗篇一百六十二首,《全唐文》亦保存其四篇作品,翰墨生香足千秋。然而令人困惑的是,有关胡曾的记载太简陋,胡曾是否考中进士这一大事仍未达成共识。

明清以降,很多文献说胡曾科举未第。明代王志远《胡从事诗序》:“胡曾咸通中,举进士不第。”胡震亨《唐音统笈》:“胡曾,邵阳人。咸通中举进士不第。尝为汉南从事。”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,以及道光《宝庆府志》、光绪《邵阳县志》都认可这一说法。

宋代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在论及胡曾时,没有提及科举之事。北宋《宣和书谱》记载:“章孝规,不知何许人,尝为路鲁瞻书云南木夹……木夹之文,则进士胡曾所为。”宋钞本《新雕注胡曾咏史诗》:“前进士胡曾著述并序,邵阳复陈盖注诗,京兆郡米崇吉评注并续序。”米崇吉称:“近代前进士胡公名曾,著咏史律诗一百五十篇,分为三卷。”据赵望泰、潘晓玲《胡曾〈咏史诗〉研究》,以及张佳《唐集唐注考》,陈盖、米崇吉俱是唐人,《新雕注胡曾咏史诗》形成于唐代。唐代李肇《唐国史补》:“投刺谓之乡贡,得第谓之前进士。”宋代程大昌《雍录》引唐人诗云:“曾题名处添‘前’字。”唐代称科举及第而未授官的进士为“前进士”。

唐宋时期的人,认可胡曾考中进士,为什么明清时期反而认为胡曾科举不第,这与误读胡

曾的《下第》一诗有很大的关系。“翰苑何时休嫁女,文昌早晚罢生儿。上林新枝年年发,不许平人折一枝。”唐朝考进士是难度的事,胡曾不是一次就成功。元朝辛文房的《唐才子传》交代得很清楚:“(胡)曾,长沙人也,咸通中进士。初,再三下第,有诗云……(胡)曾天分高爽,意度不凡,视人间富贵亦悠悠。”

胡曾以当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幕僚而闻名,以致很多人误以为胡曾没有考中进士。宋朝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一《唐藩镇幕府》:“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,多以从诸藩府辟署为重。”就连胡曾投奔的剑南西川节度使路岩(字鲁瞻),考中进士后,也有一段幕府生涯。唐末阙名所著《玉泉子》:“始(路)岩在淮南,与崔铉作度支使,除监察。”这些记载,大致概括了唐肃宗、唐代宗以来登科举者入幕侍府的情况。

清人徐松编撰的《登科记考》,记载了唐五代历届登科人族系、官秩、琐闻等,但未载胡曾。1983年《文献》第1期,刊登了施子愉前辈的《〈登科记考〉补正》一文,称《唐音统笈》的编者等称胡曾未进士及第,“实未明瞭《唐才子传》原文之意,宜据米崇吉序更正”。2003年北大孟二冬教授出版的《登科记考补正》一书,采纳了施子愉的论断,恢复了胡曾的进士身份。

唐代诗人胡曾咸通年间进士及第,信而有征,理应可据。

(易立军,隆回人,中国屈原学会会员)

## 当代邵阳话的存古特征(下)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肖翔

## 俗语

邵阳话的俗语多样,由邵阳劳动人民创造并在民间广泛使用,其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的生产生活、民间风俗及精神文化,具有极其浓厚的乡土气息、文化内涵。

在生产生活方面,有“汗巴水流”“封门倒灶”“一锅糊”“念菠萝经”等;在为人处世方面,有“倒天倒地”“出丑弄怪”“一日有得两日久”“假里胡充”“假里马哈”“三里三清”“假令胡冲”“叫花子捡到句话天光讲到夜”“麻雀子莫笑老鸦黑”等;在人生哲理方面,有“茅厕板板三日新鲜”“到口雪融”“懒人冇懒福”等。

“一锅糊”形容把事情办砸、做事一团糟,用食物来比喻成事与否,可谓生动。“念菠萝经”用念念叨叨的僧人来形容啰嗦的人,也是很经典的比喻。这些俗语一说,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烈的湖湘农耕文明气息。

## 腔调

邵阳话的腔调,也是大有讲究,新老湘语之分,就在于保留较为完整的全浊声母、浊音系统与否;而声调方面,不包括轻声的情况下,邵阳话有阴平、上声、阴去、入声、阳平、阳去这六种。浊音不难理解,就是发声时声带会震动的声母,邵阳话在这方面保持得比长沙好,而浊音是显著的古汉语特征。音调方面,

邵阳话保留了入声,和粤语的入声一样,这也是中古汉语的遗存(北方方言基本丢失入声)。同样,也有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发音的影响。比如城步话,把“城”念成“jin与zen”的杂合音。比如武冈话,把“水”“睡”念为“xu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外人听来邵阳话的腔调高而快,似唱歌饶舌,实在也是不无道理。

## 句式

邵阳话的句式方面,和湘语乃至大南方方言基本上是一个框架。例如长益片中的“何解”,即普通话中的“怎么办”,邵阳话称“何的了”等等。比如“几……”“……一点子”,其用法也不是“一家之言”,粤语也有这样的用法,如“几好啊”(多好啊),如“少呷一点子”等。还有一些就是动词前置之类,不过都如同上文一样,这不仅仅是邵阳话的独特创造。作为古楚语和南方方言的支流,邵阳话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兼收并蓄,求同存异的,故不赘述。

作为坐拥千万使用者的湘语大类,邵阳话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都不可小觑。故笔者出于最朴素的家乡情怀、最基本的责任意识,撰此拙作。事实证明,邵阳话不仅只是以上文论所能够概括,其中的存古存旧之细节也诚然是难以尽数陈列。不过俗话说得好:“道出于天,事在于人。”希望敝人的一份微小努力,可以让更多观者乃至于学者的目光注视到我的家乡。

大山深处

王道清 摄

## 远方不再远

袁光祝

群山,溪水,梯田,蜿蜒险峻的山路,黑不溜秋木板房——这样的深山村寨,方言叫“界上”。

我就是“界上”人。那年母亲送我去大队小学开蒙读书,我远远看见下面大田垄里有一条灰白色的“带子”。刚好“带子”上有个“怪物”在轰隆隆跑,还发出怪叫声,忙问母亲那是什么东西。自此,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马路、有自己会跑的车,只是不明白马路为什么不能爬到我们“界上”去。

后来在乡镇上初中,寄宿,星期六下午回家,星期日下午返校。走了马路走山路,马路是不太宽的砂石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满脚泥。尽管如此,在年少的我的内心,还是觉得马路附近的人家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。脚下的马路,北通绥宁县城,南达洞口县城。即便是这两座县城,于我都是远方。

1985年秋,我位于寨市的绥宁一职中上学。开学季,人太多车太少。父亲说干脆走路去武阳,那里是省道,班车多很多,还可以省下一笔车费。那天一大早,父亲帮我挑着行李,我提着一只铁皮桶,开始了此生第一次长途步行。路

上,父亲告诉我,脚下这条路叫万江(万福桥至江口)公路。他娓娓叙说着他们这辈人修建这条路的艰难,还有数不尽的修路趣事。走啊走啊,终于听到了对面山脚下车辆的鸣叫声。父亲说,快到武阳了,那边是省道。父亲参加修建这条省道的时候还不到18岁。

过了万福桥,我第一次见识了柏油马路。比刚走过的马路略微宽点,也不太平整,黑乎乎的,踩在上面有点粘脚。1990年,我成了一个年轻的“界上”农民,马路还是没有来到“界上”。“界上”人要是买了辆自行车,要么存放在家住马路附近的亲友家,要么扛回“界上”自己家里。砍伐的木材,出山只能靠肩扛人抬。弯弯绕绕的山路上,落满了扛木人的号子和叹息。

那时,国家已经非常重视山区交通。只是当初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很有限,修路要靠山民自筹资金、自己投劳。“千禧”之年,我所在的寨子和另外两个寨子终于联合修通了一条村道。刚修的路,常常出现塌方,或

被暴雨冲刷得千疮百孔,我们奋力修补,国家也提供了大量补助。路基渐渐平稳了,晴天可以跑车了,“界上”人家从此告别了肩挑手提的日子。

后来,远方的长沙建设了高速公路。何为高速路?山民们一脸懵。后来听说高速公路已经到了邵阳,还要经过离我们家乡很近的江口,通往怀化呐。

2015年,我所在的“界上”寨子,不用老百姓掏一分钱的水泥马路宛若飘带翩然而至。穿村而过的万江公路,也已蝶变成双向两车道的高标准水泥路,是绥宁北连接怀邵高速和320国道的重要通道。

江口至怀化有一段久负盛名的雪峰山天险路。我坐客车经过一回,严重晕车,吐得天昏地暗。后来去怀化我宁愿从绥宁县城绕道,也不敢从那里走第二次了。如今,雪峰山隧道让天险变坦途。没几年光景,怀邵衡高铁又横空出世。从我“界上”的家里坐车,个把钟头就到了洞口高铁站。这里,高速列车载着人们从远方来,或奔向远方。

曾经,县城很远,邵阳更远,长沙太远。今日,山不再高,远方不再远。

(袁光祝,绥宁人)

见证

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 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